雪夜炉火

□凌仕江

许多年前，我住拉萨木质别墅的一间小斗室。木门常常被风自然关闭又嘎吱打开。这座古老别墅上下三层，四处通风，绛红色的墙面，地下垫空，每次进出者的脚步声都有“噔噔噔”的回响，其紧张与肃穆绝不亚于谍战片的忐忑气氛。黄漆刷过的大方框窗子，银幕式的高空落地窗棂，与开阔通透的空间结构，特别是几棵满脸雀斑和沟壑的老梧桐掩映，四季色彩更替变幻，让老别墅陡增的不仅是西藏的秘密，还有被年代遮蔽的传奇。

直至今天，似乎所有秘密或传奇都不可追忆，毕竟那是一个孤单的年轻人不在场的历史。在我看来，不在场且又难追忆的历史，多是无效之举的多余人干的无情事。不是你亲身历经的史事书写，怎能产生非虚构的情感体验？然而时有友人到访，在一盏白天黑夜都亮着的灯光下谈诗论文，品书说事，为一篇谁新鲜出炉的文章发表高见，方言与普通话，如一粒粒脱米的瓜子壳，洒落一地碎屑，全然乐不思蜀。造访者，除了拉家常的东西南北兵，还有一些不知乡关何处的文艺青年，他们漂泊在军营之外的拉萨，有的认识，有的不认识。他们谈一回不花钱的艺术，远比经历一次热恋开心。

那时无法拥有个人电脑，桌上一沓每页360个方格子的稿纸，常常装不下一个人来路不明的忧郁。写字聊天仿佛比逢年过节的大餐容易解决饥渴问题。

几天里，雪一直下着。

熄灯就寝号响过之前，我从一个战友那里聊天回来，回到小木屋见门自然开着，炉火上还有煮过的雪。肯定又有人来访，被我空空荡荡的小木屋冷落，走了。小木屋零落的报刊都是留给来访者顺手牵羊的，多数书籍也是来访者贡献于此的。桌上折叠的书页，常有被翻动过的痕迹。人不在的时候，很难辨认这现场到访者是谁？扫了周围几眼，我卷起一本丢在桌上的北岛诗集撵了出去。路灯下，身披雪花站岗执勤的哨兵正在与他理论——

你是哪个单位的？

作协的。

夹杂甘肃陇东口音的哨兵很纳闷，这么晚了，你一个“做鞋的”跑到部队干啥？

他用咬牙切齿的贵州话提了提嗓门，我是作协的。

哨兵有些警觉起来，做鞋的，把你证件掏出来看看。

他全身上下摸了又摸，我，我忘带证件了。

站在不远处，看着这哭笑不得的一幕，我忍不住大喊一声：他不是做鞋的，他是一个诗人。

他见了我有点喜出望外的高兴。

哨兵狐疑地看着我们，嘴角在嘀咕。

我急着问他不顾飞雪飘零找我有何急事？

他却轻轻松松地说：“走，接着上次聊顾城、聊莎士比亚，聊泰戈尔，聊他刚收到余秋雨的回信……唉，在拉萨找个有情趣的人说话太难了。”忽然，他好奇地问我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来找你？”

我把北岛诗集递给他：除了你这本自制黑白封皮诗集，还有谁能拥有呢？

他跟着我折返小木屋，开始四处翻找能够充饥的食物。他一直喊饿。无奈，找来找去，我最终递给他一袋北京牌方便面。他饥寒交迫的微笑很快被炉火映得通红。我翻箱倒柜找出半个东坡肉罐头，与方便面炖在一起，刹时小木屋飘荡着比雪更香的气味。他一边狼吞虎咽，一边还在高谈那些闪光的人名和闪光的诗句。

我不好直说“雪的生存先要融化自己”，我自说自话地说了一句无关风月的——最近几天的雪好像有点多。

他拍拍身上的灰尘，无所谓地站起身，准备抽身告辞，却又磨磨蹭蹭地把头扭转回来，慢吞吞地支吾道：兄弟，能不能在你这里周转点生活费，我的三轮车，坏在雪地里两天了。

我将一只踏出门的脚收了回来，顿时愣在门背后。这个月津贴还没发，我拿什么周转你呀？

他一脸歉意地望着我，无言。

我围着炉火反反复复踱着步子，空旷的木地板回响着冷冷的脚步声，有一点现实，有一点虚构；仿佛是在天堂，仿佛是在地狱。思忖中，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即刻伸手从床边墙板上一摞报刊中，扯出一张小小的单子，看了又看，然后递给他——拿去吧，这张我还没来得及去邮局取的稿费单，够你凑合半个月日子。

……

雪，还未消停。雪夜念及的人，早已不在。就在我离开拉萨后的第一个春天，他带着雪去了天堂，再也没有捎回只言片语。

你是最低处的苹果吗？

□叶倾城

一位少年问我：“绝对公平，真的不存在吗？”

毫不犹豫，我连事由都不需要问，答：“是的，不存在。”

他说：“人类社会没有，可是大自然应该是公平的。”

我叹一口气，说：“你看窗边的苹果树，长在高处的苹果，朝承雨露午接阳光，一个个都像孩子的笑脸，红扑扑，香喷喷；而那长在最低处的苹果，一丝儿阳光都晒不到，只有下倾盆大雨才能喝上一口水，很可能才结个小疙瘩，就病死了掉下来——你觉得这是公平不公平？”

少年张目结舌，半天说：“可是，我总觉得……我也说不清。但反正我觉得不公平。”

我说：“你觉得不公平，就说明你是那个在低处的苹果。”

少年家境贫寒，每年都在学校领取贫困生助学金，可是今年，发的榜里没有他的名字。他很奇怪，就去问班主任，班主任说调剂给班上另一个贫困生了。少年说：“我们都是填表打分了的，我知道我是班上分数最高的。”

他是个勇敢的少年，就去问教导主任，教导主任给他看那位同学的分数，比他低不了多少。主任又问：“你前几年拿了助学金吗？”

少年略微有点儿气馁：“拿了，而且是最高档。”

主任点点头：“那你让一年给同学，也合理吧？”

少年说：“这不公平。”

主任说：“他分数和你其实差不多，就说明他家庭也很困难。他如果不在你班上，在其他班上，就能评上。说起来穷，你们都穷，你没饭吃，他有一粒米，现在有一碗饭都给你，他一口没有——又公平吗？一粒米也吃不饱人。”

他被主任说得哑口无言。

最后主任说：“绝对公平是不存在的。”

我听完了，说：“这件事的是是非非，我难以判断。助学金发放一定有些标准流程，具体事儿如何操办，人人心里一杆秤——只是你的秤未必能与其他的秤对上。我只针对主任最后那句话，就是：绝对公平是不存在的。”

我也曾经是少年，也经历过看世界处处不公平的年纪：

为什么教室里最好的座位永远是优等生？不公平。

为什么成绩好的同学不做清洁，老师都不说他们？不公平。

渐渐上班了，发现：高考分数线还每个省不一样……

我后来才知道，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运作系统，等因未必等果，等果也不意味着等因。

比如座位与成绩的关系。

教育学及心理学上都证明了一件事，就是：一个人后天的成就跟先天智商关系很大，当然也跟后天环境脱不了关系。然而同样的教育给予不同的人，效果是不一样的。智商140的人，得到优质教育后，智商能飙到180去；但智商110的人，得到优质教育后，智商提升非常有限，能到120就不错了；而智商80的人，至多能提到90。

所以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把最优质的教育给予最聪明的人，是性价比最大的选择。

这公平吗？这是每个人都下意识会问的问题。

可是，明知道他优秀，却不能得到机会发挥，明知道他受普通教育，只能发挥到本身能力的八成——对他又公平吗？

这是数百年来，教育界人士都争论不休的问题。

而我也是渐渐理解了，就像运动必须要有一个参照物一样，公平也必须有参照物，要实现对某个参照物的公平，就意味着另一个角度的不公平。

比如最开始讲的苹果树，可以人为干预，把最下面的枝桠剪下来嫁接到其他树上，这样可以提高整棵树的产量。

这样苹果们公平了，梨怎么办呢？嫁接占了梨本来需要的枝桠呀。

好，把梨也解决了，对于那被嫁接的树本身呢？它凭什么牺牲它作为树的一生来做这砧木？

这么推而广之，很快就会发现：我们顶多只能实现相对公平，却不能实现绝对公平。

就像运动一样：绝对静止、相对运动。

相对公平——绝对不公平。

而我更渐渐发现了：让大部分人痛苦的，不是公平与否，而是，自己成为了被牺牲被让渡权利的一方。

我的想法是：我支持任何人为自己的权利而战。会哭的孩子有奶吃。没有人应该默默忍让，相反，如果人人都摊开自己的要求，希望得到更好的，社会就会越来越考虑到每个人的需求，用各种方式实现所有人的“相对公平”。

公平值得追求，但绝对公平不值得执着。

我问少年：“你打算再跟教导主任谈谈吧？”

少年说：“不用了……”

四季花海

□邹德祥

下大别山武英高速后，直走再绕行七八里路，便可抵湖北英山四季花海。此行伴着霏霏细雨，大约是闻到花香，加上脑海里浮掠过花海的模样有些时日，才觉路途并不遥远。

一汪水泊，犹如遮面的罩子，匍匐在四季花海一侧，绕山而居，临水而栖，倒真是个宝地：临水一面，弯弯折折似九龙回首，仰望苍穹；近山一面，俨然一条长蛇，盘山而栖。

风和日丽的天气，花儿开得热情奔放。此时，我仿佛闻到了花对烈日的呢喃，但却又像极了迎亲嫁女的曲子。快乐的吟唱，呜呜的低吟，夹杂着行人的喧闹，回荡在花海的空气里，看花的心情也热闹起来。这些隐隐约约的吟唱，与来去自由飞舞的蝴蝶，来回捉着迷藏，让花海变得更加明亮和喧闹。远处传来悠扬笛声，许是哪位赏花归来的雅士应景而歌，实则歌声的往返迂回，反而使一切更幽静。这片花海不同于别处，那些平地上长出来的花花草草，嫣然一笑的脸谱，与这依偎在群山怀抱中的花草迥异。

说是山，并没有依仗山势傲视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；说是水，也不曾凭借水患力压千钧之力毁灭一城一池、一沟一壑。山水无言，山默默颔首，水静静流淌，谁也不曾触碰谁，谁也不曾侵犯谁，彼此照应着，伫立着，守候着，在一方水土的滋养下越发显得庄严神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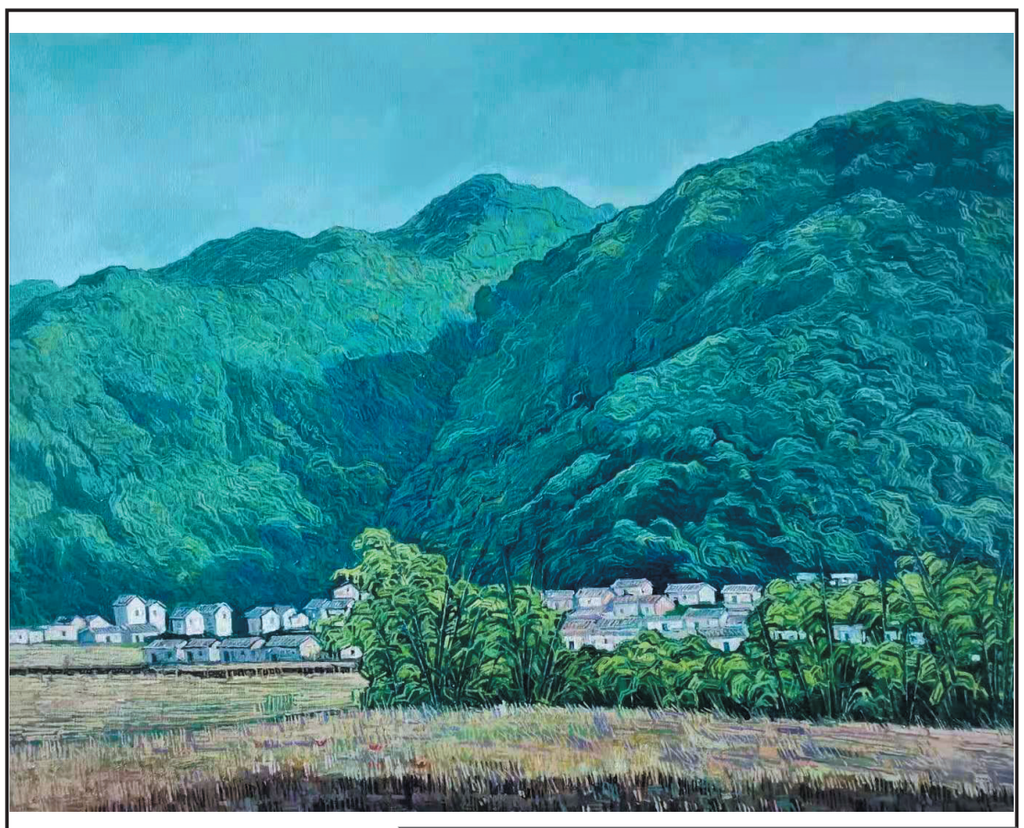
这条河是极负盛名的白莲河，此地处于上游，若溯流而下，下行数十公里，则是数十米深的水域，两岸青山如黛，美不胜收，翠绿的颜色，在清澈河水的映衬下，夺人眼目。在这条长长的河上，邀三二好友，驾一叶扁舟，唱一段小曲，沽一杯老酒，月色在肩，湖光照脸，无时无刻不使人倾心陶醉。

许是被上帝打翻的调色盘，不经意间把漫山遍野的花海涂抹得格外亮堂。山势似乎也作了调整，顺着层层叠叠的梯田，和大片的花海笼在一起，围成一堆，拾级而下，犹如一架吐丝的机器，织了一张立体错落的百花瀑布山水画图。

我不是画家，但要是给我一支笔，画风一定是随着季节变化而多变。春天里，这幅画里一定住着桃花流水人家，沈从文在《边城》里说“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，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”；夏天则有一群身着蓝布衣服的妇女，胸前挂着白布围裙，弯着腰在河边一边搓衣服，一边聊家长里短；秋日里，那一串串红辣椒悬挂于屋檐下，闪着诱人的金光；冬天，架起的蔸子火，烧红了半边天，把老米酒的芳香烧到了八百里开外。那些赶集的人，那些赏花的人，是为了花的芳香，还是为了讨一杯酒的香甜，千里迢迢赶赴这里，来一次奢侈的赶集？为了梦想而起的躁动，没有人说得清是为了什么。

蒙蒙细雨夹杂着一丝凉意，但到底还是没有风雪交加的时节那般寒冷。几十栋外形酷似鸟巢的圆形小屋排列在陡峭的半山腰上，就像钉子样钉在那里，丝毫不曾有逃离的迹象，稳稳妥妥地镶嵌在山脊上。房间内的顶棚，仿造了游牧民族的蒙古包，躺在床上小憩一会，仿佛有一种身处辽阔大草原的畅快感，但又忽闻金戈铁马的厮杀声。诗人陶渊明说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，自然不是物化的自然，而是内心畅快的瞬间所获之灵感。

去了四季花海，我心中的花长成了月光，成了渡船，成了花丛中掩盖着的善良和温暖，还有河水的包容和博爱……



大风山下的人家（油画） □曾华

惊心动魄的绿色

□冯兆平

如果说曾华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油画家，不如说他的为人、他的作品有着强烈的个性。他是一位具有家国情怀的画家，他有着宽广的视野，对家国、对艺术有着深沉的思考。他曾经是一位军人，他具有军人的血性，军人的气质，军人的正义感。然而，曾华是一位铁血柔情的汉子。在他的油画作品中，充满深深的爱。他爱生养他的故土，爱阳江这片土地，爱故乡的一山一水，这是他的“精神取向与灵魂皈依”，他是家园的守望者。不过，曾华对守望者却有更深层的解释，他看着眼前不断消逝的河流和山川、乡村和原野，但回天乏术，只能用作品表现“内心对故园风物丧失的抑郁与守望青山绿水的呐喊”，展现了一位画家的人文关怀精神。

曾华的作品基本上是以家乡阳江的山水风物作为创作母题。而对我这样离开家乡六十载的游子来说，他的作品更是深深触动我心灵深处那一抹乡愁。在他的作品中，我看到故乡那深沉和醉人的绿。那村口的草堆、河边的小桥、乡间小路和绿树掩映中的房子，勾起我对故乡的思念之情。曾华的油画，无疑是使人动情的，因为他把对家乡最真挚的爱注入到画幅中，跳动的笔触，闪烁的光斑，强烈的色彩，令人怦然心动。

曾华是一位有思想的油画家，他把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和美学观融入自己的创作实践中。他认为“山水油画”和“风景油画”是两种不同境界的画种，恰如漂亮和美丽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。风景画是漂亮的，但绝难达到山水画那种美丽的境界。曾华追求的是传统山水画中形而上的东西，是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，是画中的意境，他要在画中达到自我心灵的真实展现。

曾华说，“与其追求艺术上的第一，不如追求艺术上的唯一”，他是唯一用惊心动魄的绿色表现故土的油画家。

冬风再起

□牛涛

南国的紫荆还留着一树一树的红，长街上我只能寻到一片落叶。刹那间置身在这老城区的十字街口，四面标记着春夏秋冬，我一时分不清来时路，辨不明秋与冬。

这一年四季的时光，被我拼接成一段默片，把这条老街的人流加快十倍播放，我始终能看到在街角咖啡馆发呆的自己。一日一日，天光，到街灯又阑珊。

惊觉年末的冬风，拂过前院的竹林后，开始往我的窗户里吹，往我的日记里吹，往我的胶卷里吹，再往我无从说起的记忆里吹，刹那间，这一年无数悲欢交接的往事，全部结了一层清霜。

冬风再起时，我那件挂在衣架上沉默了一年的黑色大衣，突然飘扬起了衣角……

凉拌境界

□阮直

凉拌菜在宴席当中，永远不会是主角，但凉拌菜绝不是宴席中可有可无的角色。

凉拌菜无论食材档次高低，都能抢先登上席面，这可不是凉拌菜在主人那里多受宠爱，实乃是凉拌菜的本质决定了它能捷足先登，这样的角色行为让那些主菜、硬菜们望尘莫及了。

北方酒馆的凉拌菜相对于两广沿海一带的凉拌菜就简单了许多，连西红柿切成楞子块儿撒白糖、拍扁了两根黄瓜，倒点儿酱油、醋少许，香油几滴也是一盘儿凉拌菜。北方最好的凉菜就是大拼盘儿了，若由肘花儿、牛腱子肉、肚丝儿、肝片儿配齐，组团地端上一大盘儿，就算最高档的凉拌了。可两广沿海一带的凉菜用食材也有是牡蛎、大蚝、各种各样的螺肉都可加盟于凉拌菜系。再加少许香菜，时令蔬菜，调制上蚝油、芝麻油、香醋，这一道凉菜不仅货真价实，而且清香、清新、清鲜，足可以算上一道“大菜”了。

两广沿海一带的凉拌菜是不是有些奢华了，凉拌菜就是小角色，应该小到以“强宾不压主”的身份更适合。可是两广沿海一带的菜个顶个“杠杠”的硬，也就不怕凉拌这些小角色有“功高震主”之嫌了。

人生出场也如上菜，角色不论大小，出场不论先后，其实都各有各的风采，各有各的位置与空间，放对了位置他就是个人物，关键是不要错位。

凉拌菜角色小，可出场的时候儿恰到好处。它是在你需要它的时候迎接了你，你对它的印象就格外深刻。虽然主菜迟迟不登场，露面就是个华丽亮相，但是它出场的时间和空间，礼仪姿态要大于食物本身的意义，食客并不像期待第一盘菜时那样渴望了。

但铺垫也并不是牺牲，而是衬托，是一种填补，这种填补若恰如其分照样有其自身的光耀。

比如凉拌菜，谁能因为其角色小而忽略不计，起码买单时它也要占一个菜品的一栏。如此，凉拌菜就是有价格、有价位、有效益的一道菜，并且是“我的菜”！

澳门美食记

□李烈声[澳门]

在我少时的印象中，澳门的深秋是一个晚上从松山上吹过来。早上起来上学，街上添了新的市声：“鸭头鸭颈……，鸭翼鸭蹼……热辣辣……香喷喷……”大人们会说：“天冷了，鸭头鸭蹼上市了。”

澳门的深秋，是美食的季节。二龙喉、白鸽巢的树叶，被秋风吹落一地，小贩们踏着落叶，一面吆喝，一面走路。放学时，我们小学生会掏出两三个铜仙买一只鸭翅膀，啃着走回家。马路榕树底下，一副鸭蹼档，长凳上坐着几个汉子，一手拿着酒杯，一手拿着鸭头，解慰一天的劳苦。

当年澳门街道，容许熟食小贩唤卖。秋意渐深，天气适宜，烧腊店忙着杀鸭制腊鸭饼，余下的鸭头和下水制成各种小食，到市上卖，买卖声哄哄，使市上平添几分热闹。

薄暮时分，街边大排档纷纷摆开，一个个小瓦煲，有腊鸭肚饭、腊鸭肠饭，更特殊的是腊鸭屁股饭，一汪黄油铺满白米饭上，一个个腊鸭屁股翘得老高，香气四溢。秋风吹得好远，使老饕们馋涎欲滴。此外，还有黄鳝饭，禾花雀饭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谈到鳝，我有更多的回忆。珠江三角洲水乡有一种他处所无的“花锦大鳝王”，身长一丈余，粗如壮汉的手臂，身上有着一痕一痕的花斑，骤然一看，以为是蟒蛇出洞，其实，它很温和，从不伤人，平日以青蛙、田鼠为食；春夏之交，勤于摄食，到了深秋，长得很肥，身体胖嘟嘟的。禾稻收割后，便是捕鳝的时机，农民用禾秆燃烧，塞进洞穴，它忍受不了烟熏，走出洞穴，农民便一网成擒。

农民用小船把它载到澳门，待价而沽，几间有名气的蛇王店，大家出“暗标”，不惜付出好价钱来抢购，价高者得。购得花锦大鳝王的酒家，蛇王×特别跑到几间报馆通知社长和总编，家家刊出小新闻：“蛇王×购入大鳝王，定于×月×日劏大鳝，欲认头者，盍兴乎来。”这类新闻，我们都呼之为“鳝稿”。

这就是“认头”一词的来由，据有经验的食家说：大鳝王以鳝头最为美味，胶质最多，且最滋补云云。新闻出街后几个“大马沙”便争着认头，预先落定，作为确认，劏鳝之日，蛇王×簪花贴红，烧串炮仗。鳝壮力大，生死之际，便有一番挣扎，引起街坊围观。然后由蛇王X手起刀落，把鳝头割下，由认头者付款提去。鳝王的身体，论斤而沽，片刻即尽。

澳门虽然位处亚热带，但是，有时寒流来袭，寒风凛冽，冷雨瑟瑟，也会令人吃不消。澳家庭很少安装中央暖气，遇到严寒，难免说：“北大人到了。”这时，街上便传来一阵阵唤卖粽子的声音：“裹蒸粽啰！咸肉粽啰！热辣辣……”工作至午夜的人，深宵饥肠辘辘，都向小贩买一两个；小贩用铁箱子载粽，外覆棉被，接到手中，仍是热气腾腾，吃进口中，甘美丰腴，可算寒宵恩物。

这些美食，偶然想起，仍是垂涎三尺。可惜，这些美好的回忆，都随岁月消逝。寒风如旧，美食不再了。

第三届体育彩票•红色日记

征文大赛

一、活动名称：第三届体育彩票•红色日记征文大赛

二、主办单位：广东省文化学会、广东省体育彩票中心、中共广州市天河区委宣传部、羊城晚报社、广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、广东省电影家协会、广东视窗，广东省少工委办公室、广东省中小学校外教育协会、中国体育报、凤凰网等联合主办。

三、征文内容：分“不忘初心”和“红色传承”两大部分。“不忘初心”以历史遗迹和英雄人物等为主要写作内容，“红色传承”以奋进新时代为内容主题。活动推出兼具思想性、艺术性和主题性的日记精品。

（一）新增内容4项：

1、纪实类（媒体日记体纪实、人物事件系列报道、集体或个人均可投稿）；

2、笔记类（随笔、红色遗迹调查笔记、乡村振兴调查笔记、个人或团队的研学笔记、学习笔记、党团学习活动笔记、民情日记）；

3、回忆录类（口述历史、名人、英雄、劳模访谈）

4、社会调查笔记类（红色非遗考察笔记、红色研学笔记）。

（二）保持原来项目：

红色文化旅游观感；红色文化经典图书观感；红色文学艺术观感；红色文化研究思考心得；红色经历奋斗战斗日记；红色生活老日记；红色文化活动经历日记；参观改革开放40周年成果展览观感；新时代奋斗人物故事观感；奋进新时代日记（包括乡村振兴、体育精神、为国争光等日记）。

二、写作要求体裁

征文作品要求：以日记（包括笔记）形式，真实记录对红色文化的学习、观察、欣赏与思考。日记字数：800至2000字以内。系列笔记、社会调查、研究笔记、研学、纪实、回忆录等其他体裁字数适当放宽。

征文对象：面向所有文字爱好者

启动时间：2021年1月10日

截稿时间：2021年5月25日

四、赛区设置

本省赛区增至12个。广州、深圳、佛山、韶关、中山、汕头、惠州、潮州、汕尾、清远、肇庆、湛江等12个地级市设立分赛及分享会，各赛区前三名直接进入省决赛。

五、奖项设置

本届大赛设置小学组、中学组，社会组（包括大学生），各组奖项设置8项如下：1、特别荣誉奖10名。2、最佳纪实奖10名。3、最佳笔记奖5名。4、一、二、三等奖43名：一等奖：6名，奖金各1000元（“小学组、中学组，社会组”各2名）；二等奖：12名，奖金各800元（“小学组、中学组，社会组”各5名）；三等奖：20名，奖金各500元（“小学组、中学组，社会组”各10名）。5、优秀导师奖100名。6、个人突出贡献奖20名（组织发动成绩突出的校长等）。7、优秀奖300名、特别纪念奖1000名。8、优秀组织奖20名。

六、颁奖盛典：大赛将于2021年6月在广州举行颁奖仪式（具体时间，根据实际情况而定）。

七、投稿方式

此次征文只接受电子稿，参赛者进入广东省文化学会红色日记征文邮箱地址gdwhxhzw@126.com，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稿件。如有配文图片或视频，请与作品附件一起打包发送。

八、投稿须知

如有引用资料，请注明出处，并在文末列出参考文献。

体育彩票•红色日记征文大赛组委会

2021年1月10日